Globethics Repository



現代希伯來文學對“以撒獻祭”母題的闡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ong, Zhiqi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11-13 15:37:1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56

现代希伯来文学对"以撒献祭"母题的阐释*

钟志清

内容提要:《创世记》第22章的"以撒献祭"这一带有宗教牺牲色彩的母题以世俗化方式呈现在现代希伯来文学作品中。现代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借助于对古老原型的重新阐释,来理解现实语境与自身境遇。上帝与人的关系在希伯来作家重新阐释这一母题时逐渐失去了优势,代替它的是人(或一个民族)与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关系,以及后来人与其自身生存与命运的关系。本文试从"以撒献祭"母题入手,结合现代希伯来小说、诗歌与戏剧的三种文类,讨论现代希伯来文学对古代宗教传统母题的重新阐释。

关键词:以撒献祭;现代希伯来文学;宗教;世俗

Reinterpreting the "*Aqedah*" Motif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ZHONG Zhiqing

Abstracts: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how the "*Aqedah*"

* 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浦安迪教授审读此文并提出宝贵意见。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motif in Genesis 22 is reinterpreted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ree major modern Hebrew literary genes: poetry, fiction and drama. We may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archetype "*Aqedah*" has been represented in a secular way by different modern Hebrew writers and poets. Such represent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motif or archetype might help modern authors and poet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existential situation, and themselves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focus of "*Aqedah*"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is n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but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men and his/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or among human being themselves.

Key words: *Aqedah*;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religious; secular

现代希伯来文学虽然发轫于欧洲，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将若干种文学传统兼容并蓄的特征，堪称古老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现代西方文化传统和以色列本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文学创作领域，沿用古代《希伯来圣经》(以下简称圣经)母题描写当代生活的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对古老宗教与文学经典做出带有世俗化意义的现代阐释，已成为现代希伯来诗歌、小说与戏剧的重要渊源之一。

一

"以撒献祭"(希伯来文"*Aqedah*"，英文"Binding of Isaac"，中文习惯上称"以撒的捆绑"、"以撒受缚"或"以撒的牺牲")这一令众多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典故最早见于《创世记》第22章，其篇幅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不长,在整个圣经中的位置却既重要又神秘。依照《创世记》记载,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年迈之际得子以撒。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便命令他将以撒献为燔祭:

1 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2 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3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4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6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7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8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9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10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11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13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14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15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

16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17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19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①

从内容上看,这短短的19行文字可以分为若干部分:

第1行写的是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于是呼唤他,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表现出随时听从命令的态度。第2行是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将自己唯一的爱子献为燔祭。第3行到第10行叙述亚伯拉罕听从上帝之命,备好献祭用的柴、火与刀,携带以撒去往摩利亚山,在那里筑坛堆柴,捆绑以撒,欲亲手杀死其唯一的爱子,将其献为燔祭。这部分的对话充满戏剧性,似乎已经暗示出代祭羔羊的出现。第11到14行叙述天使出现传上帝旨意,用羔羊代替以撒,亚伯拉罕为该地命名。第15到19行写天使第二次出现传达上帝旨意,赐福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亚伯拉罕与仆人遂

① 引文参照《新旧约全书》中文和合本。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动身前往别是巴,居住在那里。

古代犹太历史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圣经的重写。诸多拉比、学者、圣经评注者、神学家都对"以撒献祭"这一非常令人费解的圣经叙事予以极大关注。[①]信仰者们常将以撒献祭与犹太人对人神关系的理解联系起来:上帝曾与亚伯拉罕立约,许诺他做多国的父,他及其子孙要受割礼,他要做"无瑕的人",或者说"完人"(希伯来文原文是"*Tamim*",英文译本或译作"完美的",或译作"无可指责的")。将以撒作为燔祭是亚伯拉罕履行与神的契约关系时所应尽到的义务,是上帝对他的考验,而上帝最后命令用羊代替以撒,则体现出上帝的慈悲情怀,及其对"选民"[②]的关爱。

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书写传统中,"以撒献祭"故事与圣经的说法有所不同,未提及亚伯拉罕准备献祭的过程,也未提及他所携带物品的名称。他与以撒的对话也失去了戏剧性。以撒年龄大约二十五岁[③],他问父亲要奉献什么,因为没有看到动物,亚伯拉罕回答上帝会提供祭品。犹太思想家斐洛反对称"以撒献祭"为人类对上帝做出牺牲的观点。亚伯拉罕面对的是人类的创造者,以撒代表着自然界造物。父亲对以撒的爱不只是父子之爱,而且体现着对以撒所代表的造物的欣赏。上帝不愿意人类做过多的牺牲,因此用羔羊替代以撒。

"密德拉什"(*Midrash*)诠释与理解圣经时又增补了新的内容。圣经未详细描写亚伯拉罕的内心冲突和决定,拉什的《密德拉什》中却称亚伯拉罕渴望履行上帝的命令。[④]后来的解经家甚

① Caspi, Mishael Maswari, *Take Now Thy Son: The Motif of the Aqedah (Binding) in Literature*. North Richkland Hills, Texas.: Bibal Pr, 2001, 1.

② "选民"之说在犹太世界中也有争议,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把自己当成上帝的选民。

③ 另有说法为10到12岁,或者再大些,参见James L. Kugel, *How to Read the Bibl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125。而拉什等评注家认为以撒当时37岁。

④ Rashi: *Genesis*, 22: 3.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至探讨以撒的母亲撒拉形象为何缺失①,乃至以撒在祭坛上的死而复活。在犹太仪式传统中,人们除在晨祷前或节期上唱诵"以撒的牺牲"外,还要在新年的第二天唱诵它,此时人们所吹的羊角与顶替以撒献祭的羔羊建立了某种象征性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令人联想到自由的可贵。在传统犹太思想中,以撒走向祭坛有时被视作犹太人朝着殉难目标行进的朝觐过程。他们准备在神明的召唤下献出生命,这种"为圣化上帝之名(而死)"(*Kiddush Hashem*)的理念在大屠杀期间几乎达于极致。

随着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制将学习圣经作为对以色列人进行世俗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读者与作家均将圣经视为创作新文学作品的源泉。②自20世纪40年代,"以撒献祭"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希伯来文学作品中的关键性形象,但充满悖论的是,该形象既代表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动地遭受屠戮,又象征着民族志士为国家而献身。③总之,用列文森教授的话说,"以撒献祭"成为一种基本的行动,其结果延伸到世代以以撒为父的人们身上。④

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现代希伯来语作家和艺术家在以"以撒献祭"为依据进行创作时,既注重恰切地反映出原有母题的意义,又往往将理解的视野从宗教引向世俗。在民族历史转折的关

① Irit Aharony, "The Outcry, the Question and the Silence-Sarah and the *Akadah* in the Midrash and in Contemporary Israeli Literature". In *Unbinding the Binding of Isaac*. Eds. Michael M. Caspi & John T. Greene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6, 152-161.

② 参见 Gershon Shaked, "Modern Midrash: The Biblical Canon and Modern Literature", in *AJS Review*, 28(2004): 44。

③ 参见 Yael S. Feldman, *Glory and Agony: Isaac's Sacrifice and National Narrativ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④ Jon D. Levenson, "The Rewritten *Aqedah* of Jewish Tradition", in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Beloved S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4.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键时刻,"以撒献祭"母题逐渐体现出为了父亲,为实现民族救赎而甘愿奉献自己爱子的理念。

二

现代希伯来诗歌惯于从多个侧面间接援引或直接套用"以撒献祭"母题,以反映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与生存命运。

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要求本土民众为保卫新建的犹太国家而战,犹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中上帝的替代物,召唤拓荒者献出自己的儿子,为国家做出牺牲。现代希伯来诗歌有时象征性地重复"以撒献祭"的古老母题,古代担负献祭羔羊使命的"以撒"成为响应国家号召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英雄。在他们身上,国家利益与个人安危又一次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以撒献祭"的原型启迪"独立战争"时期的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创造出新型受难英雄。

与古老神话原型不同的是,古代以撒有时被解释为走向祭坛之际意识处于懵懂状态,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献祭羔羊,故而向父亲询问献祭的羊羔在何处。但如今,即将走向疆场的以色列希伯来人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却了如指掌,预见到自己正在为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履行一种牺牲仪式,即所谓的"捐躯赴国难,誓死忽人归"。海姆·古里(Haim Gouri)的《祈祷》便是从世俗角度烘托出年轻人出征前壮烈感人的场面及其视死如归的愿望,基本上是在使用现代语言间接套用"以撒献祭"模式,以传达现代生活中的战争主题:

> 祝福他们吧,祝福那些将走向沙场的人们。
> 祝福他们可能会失去的武器吧,祝福他们的家。
> 祝福这个国家,她的青年和她的战士,
> 直到战斗结束。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看啊——他们离去了，静悄悄地，脚步慢慢消失。
黑暗沉沉，夜幕笼罩着群山。
祝福他们吧，因为时间已到。
为年轻人祝福吧。①

与此同时，圣经中的以撒在走向祭坛之际只是亚伯拉罕之子，以个人形式出现，不带有任何集团色彩。海姆·古里诗中走向战场的士兵却显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群体。借用布鲁姆评论第三代阿利亚时期著名诗人伊扎克·拉姆丹（Yitzhak Lamdan）时使用的术语"伊采哈克由特"（*Yitzhakyot*），即希伯来语"以撒"一词的复数形式，可看出以撒代表着一类人。②拉姆丹本人在《在祭坛上》一诗中也曾这样写道："我们都被绑缚在此处，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木柴拿到这里。不要问他是否接受祭品！只将我们的脖颈伸向祭坛。"③显然，"我们都被绑缚在这里"代表着某种共同的命运，或者说是犹太民族的命运。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威已不再是上帝，而是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和犹太人渴望回归家园的理念。原始宗教母题中上帝考验亚伯拉罕的意义逐渐消失，或者说转变为由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考验。

以色列希伯来语诗人在套用古代神话模式时不断加进对人生、对历史、乃至对现实的个人理解，对古老神话也做出更进一步的阐释。海姆·古里在他另外一首诗《遗产》④中续写圣经神话，突出以撒作为犹太民族先祖之一在民族精神史上承上启下的特征：

① 选译自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② Ruth Kartun-Blum, *Profane Scriptures: Reflections on the Dialogue with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1999, 22. "The Binding of Isaac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in *Prooftexts*, 8, 3(1988): 294.

③ Yitzhak Lamdan, *Al Hamizbech, in Kol Shiri Yizhak Lamdan,*, ed., Simon Halkin, Jerusalem: Mosad Bialik, 1982.

④ T. Carmi, *The Penguin Book of Hebrew Verse*. London: Penguin, 1981, 565.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公羊最后一个到来。
亚伯拉罕并不知道它的到来
是回答孩子的发问
先问他在生命趋于衰弱时有多大力量

老人抬眼望
看见的不是梦
天使就站在那里——
刀从手上滑落

孩子,从捆绑中逃脱,
看父亲的脊背。

以撒,如同记载的那样,未曾献出生命。
他活了很长很长
愉快地看,直到视力模糊。

但他把那一刻传给了子孙。
他们出生了
心口插着把刀

古代的亚伯拉罕为了维护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似乎愿意献出唯一的爱子,经受住了考验。[①]以撒虽然对自己是否为牺

① 这是犹太学界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但《摹仿论》的作者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表明,一些富有理性的圣经阐释者在此问题上持有异议。参见 Erich Auerbach, *Mime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14。德里达讨论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将儿子献作祭礼的考验时,指出亚伯拉罕既是最道德的,又是最不道德的;既是最负责任的,又是最不负责任的伦理二重性。参见雅各·德里达《给予谁?》,刘平译,《圣经文学研究》第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160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牲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却无力违抗父命与神权。幸而上帝命天使及时赶到，用公羊将以撒替换下来，换句话说，以撒遭到捆绑，却没有成为真正的牺牲。古里的诗歌囿于圣经传统，忠实地记录下以撒蒙受上帝怜悯保全性命、近乎牺牲的事实。但充满悖论的是，以撒留给子孙的不是得到赎救后的快乐，而是那千钧一发时刻的创伤。按照布鲁姆的说法，以撒的所谓遗产就是他富于悲剧色彩的受缚[①]，他把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传给子孙，使其在出生时便负载着沉重的历史积淀与创伤。考验本身则成了没有休止的悲剧，使整个犹太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散居世界各地时期，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后，始终无法摆脱宗教理念和宗教义务的束缚，但似乎很少质疑上帝的考验是否人道。

在犹太民族思想史上，大屠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犹太人所恪守的信仰准则，使之不免对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民族悲剧命运进行追问。总体上说，这种追问也指向一个带有思辨色彩的悖论。如果有上帝，如果上帝是慈悲的，那么他为什么对犹太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在奥斯威辛上帝在何方？伴随这一追问而来的，是让思想家百思不得其解的罪与罚问题。如果犹太人对上帝是忠诚的，为何遭受如此惩罚？大屠杀是否也是上帝在对当代犹太人进行新的考验？数百万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是否也是其民族不得不承受的现代救赎仪式？ 其结果，在大屠杀作家的笔下，“以撒献祭”可以从多个层面反映民族受难的历程。传统母题中的人物关系有时发生了置换，也就是说，牺牲者有时是儿子，有时可能是父亲，有时则是象征着整个民族的群体。吉尔博阿(Amir Gilboa)的《以撒》[②]可谓改写古老母题的一个代表性例证。

在布局上，《以撒》的第一、二节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重现

① “The Binding of Isaac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in *Prooftexts*, 8, 3 (1988): 189.

② T. Carmi, *The Penguin Book of Hebrew Verse*. London: Penguin, 1981, 560.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圣经中"以撒献祭"一段文字里父子一同前行走向祭坛的场面：

清晨，太阳在林中漫步
我和爸爸相随
我的右手拉着他的左手。

一把刀像闪电般在树木间闪光。
看到树叶上满是鲜血，
我给吓得瞠目结舌。
爸爸，爸爸，快来救救以撒，
这样，吃午饭时就不会缺人了。

以撒的恐惧在圣经原型与现代文学表述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如果说圣经中的以撒对谁是献祭羔羊这一问题深表疑惑的话，那么此时在吉尔博阿的诗歌里，深谙希伯来圣经叙述传统的现代以撒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在意象上，吉尔博阿没有使用圣经中"火"和"柴"的意象，而是选择了"刀"、"光"和"血"，受缚这一行为本身被淡化，突出的则是受难者的鲜血。以撒的呼救表明，他已经确信自己的命运凶多吉少，进而强化了大屠杀背景下犹太人无处藏身的悲剧。至高无上的命令发布者已经由上帝转化为人，以致没有天使救助，没有上帝的慈悲，没有用作献祭替代物的公羊。在文学语境中，"置换"(displacement)是指改变一个神话结构，使之变得更加可信，更符合通常的经历。[①] 受难者由儿子变成父亲，淡化了圣经语境下神考验人的宗教含义，更多的是唤起对大屠杀现实的记忆。吉尔博阿生于波兰，

① 诺斯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937年便在排犹主义声浪中移居巴勒斯坦,其家人则在大屠杀中丧生。家人的牺牲者角色在诗歌中由父亲具体充当:

遭杀害的是我呀,孩子,
我的鲜血已沾满树叶。
爸爸说着,喉咙哽咽,
脸色苍白。

我真想高声叫喊,
尽力不相信这一切。
我睁开双眼,
一梦方醒。

我右手的血已经流尽。

诗歌结尾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宗教母题,将更多民族记忆的世俗成分添加进去。具体地说,在后大屠杀诗歌中,圣经传说中的"以撒"(其角色现在可由不同的人承担)无法逃脱作为献祭者的命运。父亲遭杀戮的现实令儿子产生恐惧与负疚,这是许多大屠杀作家、尤其是幸存者作家喜欢表述的体验。这种变形既暗示出大屠杀过后人们信仰的失落,也标志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这首诗像许多大屠杀作品一样,暗示出孩子从大屠杀的屠刀下得解救,走上犹太复国主义的救赎之路。正是在这种复国主义思想感召下,吉尔博阿在1937年便非法移居巴勒斯坦,相继在基布兹、柑橘园、采石场和筑路公司供职,与土地建立起一种肌肤相亲的联系。后又参与把犹太非法移民转移到巴勒斯坦的活动,投身于1948年以色列的"独立战争"。由此,"以撒献祭"的古老模式便成为一种浓缩的形象,象征地反映出大屠杀的残酷及其救赎意义。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三

现代希伯来小说也以不同方式复沓着"以撒献祭"的原型模式。

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第二代以色列作家的代表人物约书亚(A. B. Yehoshua)在《〈曼尼先生〉与"以撒献祭"及牺牲》①一文中指出,他的长篇小说《曼尼先生》在主人公亚伯拉罕的自我坦白中结束。亚伯拉罕详细叙述了注定要发生在摩利亚山的"以撒受缚"与牺牲故事。那是一部由五段对话组合成的长篇小说,每位对话中的叙述人都在讲述自己同曼尼家族中不同成员的交往。对话本身并非一问一答的双向式交谈,而是由叙述人自己娓娓道来,不过读者可以推断出另一个人在说些什么。小说的五段对话被分别置于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时期、1944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那时英国刚刚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其国家的主张)、1899年的第三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以及1948年的欧洲爆发民族主义运动之际。如果将作品采用的倒叙手法考虑进去,则可以看出这本书中的几场对话暗合了19世纪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来的犹太历史,与献辞中的致父亲(一位热爱耶路撒冷过去的耶路撒冷人)相吻合,所展现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与往昔。②而这些往

① A. B. Yehoshua, "Mr. Mani and the *Akedah*", In *Judaism: A Quarterly Journal of Jewish Life and Thought*. 50.1 (Winter 2001): 61. "牺牲"一词的希伯来语为 *Korban, Lehakriv*。

② 对此,*Middle Eastern Literature and Their Times* 和 Bernard Horn 的文章("The Shoah, the *Akedah*, and the Conversation in A. B. Yehoshua's *Mr. Mani*", Symposium, Volume 53, Number 3 / Fall 1999, 136 - 150) 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论述。不过,*Middle Eastern Literature and Their Times* 的条目不知何故,只强调了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社会背景,对1899年第三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只字未提,而且将第四场谈话的时间从1899年改作1897年。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昔,几乎均与牺牲和献祭相关联。换句话说,每一场对话中都会有一位曼尼家族的成员为处于变革中的现实世界而丧生;与古老神话迥然有别的是,这些曼尼先生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找不到顶替自己殉难的羔羊。

小说的第五场对话,亦即最切近地拓写"以撒献祭"模式的对话,发生在1848年12月12日星期二下午雅典的一个小酒店里。说话人是曼尼家族的一个成员亚伯拉罕·曼尼,他于1799年出生在土耳其,父亲是约瑟夫·曼尼,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儿子也叫约瑟夫·曼尼(即在小说的第二场、第三场对话中出现的人物约瑟夫·曼尼先生的祖父)。与前四章的叙事方式不同,在这次对话中,曼尼先生向两个听众讲话,一位是上了年纪的老师、拉比哈达亚,另一位是他那较自己年轻三十岁的夫人。拉比由于不久前中风,不能说话,需要妻子帮助自己。

亚伯拉罕·曼尼先生讲述自己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1846年,他的儿子约瑟夫成为曼尼家族中第一位前往耶路撒冷旅行的人,以便护送自己的新娘去君士坦丁堡,但是这对夫妇却留在了耶路撒冷。于是亚伯拉罕也随儿子去了耶路撒冷,竟发现儿子约瑟夫花费大部分时间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相处,不愿意舍弃与以实玛利后代之间的兄弟情谊;约瑟夫确信,这些阿拉伯人乃"不知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①]不幸的是,他竟然在圣殿山的圆顶清真寺前遭到谋杀。约瑟夫夫妇从未同房,更谈不上子嗣,亚伯拉罕在儿子死后与儿媳同床,以便延续家族的香火。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亚伯拉罕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他来到雅典,向他过去的老师、拉比哈达亚坦白一切,寻求其判决,却无法从拉比那里得到任何答复。

① A. B. Yehoshua, *Mr. Mani*. Trans. Simon Halkin,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93, 323.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被约书亚称为神话的"以撒献祭"这一原型在《曼尼先生》中多次出现,而约书亚对它似乎进行了最后总结,他试图通过《曼尼先生》这部作品,从如此不同寻常地盘旋在犹太人历史和文化上空的这一重要的、有力而可怕的神话中,将带有集体色彩的自我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实——犹太人建立了圣殿,即同"以撒献祭"这个可怕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最神圣所在……想让这个神话不再只作为比喻,或者作为富有联想的圣经修辞而存在。他想剥下其伪装,将其在真实可信的现实情境中,在合理的心理语境中,在真实的圣经旧址上展示出来。用约书亚的话说,"以撒献祭"是盘旋在犹太历史上空的黑羊。不管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否情愿,他都欠父亲的上帝一条性命。①而约书亚创作《曼尼先生》一书的目的,正是要将以色列犹太人从"以撒献祭"且险些成为牺牲品的这一带有威胁性的神话中解救出来。其具体的解救方式便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把神话转化为现实,将其所有的危险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在第五场谈话中,亚伯拉罕之子约瑟夫从雅典来到耶路撒冷,留在那里,自如地用阿拉伯语和村民们交流,仿佛那些人是他的朋友。②在他眼里,那些当地的村民就是犹太人,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身份),有朝一日他们一定会想起(其身份)。有时他会像穆斯林那样下跪鞠躬,于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便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与他一起鞠躬。而约瑟夫与亚伯拉罕走在巴勒斯坦,尤其是走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上,令人想起远古时代的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向摩利亚山。只是前者为执行上帝的命令欲将儿子献为献祭,后者则是儿子为了在巴勒斯坦寻找犹太人的身份这一带有世俗色彩的理念而献身。从地理位置上看,耶路撒冷与"以撒献祭"之

① A. B. Yehoshua, "Mr. Mani and the *Akedah*", In *Judaism: A Quarterly Journal of Jewish Life and Thought*. 50.1 (Winter 2001): 61-62.

② *Mr. Mani*.319.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犹太传统上看,圣经中"以撒献祭"的场景摩利亚山就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中心,如今坐落着圣殿山圆顶清真寺的那个地方。[①]但截然不同的是,在古代,遭到绑缚的以撒并未真正成为牺牲,而是被羔羊所代替。但在现实生活里,约瑟夫则在圣殿山的圆顶清真寺前"犹如孱弱的羔羊",被他的阿拉伯兄弟们切断咽喉,成为真正的祭品。实际上,亚伯拉罕不仅目睹了约瑟夫的被杀,甚至可能就是行刑者。更有甚者,他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得以繁衍,竟然与其儿媳发生了不伦事件,致使后者怀孕,这也许是本书充满矛盾的表现之一[②],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犹太民族悖论丛生的命运。

四

以反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或国族意识为主旨的现代希伯来戏剧似乎更能凸显"以撒献祭"模式的当代世俗化色彩。这里举以色列本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麦吉德(Aharon Megged)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剧本《汉娜·塞耐士》[③]加以佐证。

《汉娜·塞耐士》以大屠杀期间为拯救欧洲犹太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女英雄汉娜·塞耐士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而成。塞耐士是一位匈牙利籍犹太人,1921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之家,其父乃匈牙利著名犹太作家和艺术家,早在她幼年时期便已去世。塞耐士本人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但由于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她移居到巴勒斯

① "The Shoah, the *Akedah*, and the Conversation in A. B. Yehoshua's *Mr. Mani*", Symposium, Volume 53, Number 3 / Fall (1999): 137.

② *Middle Eastern Literature and Their Times*. 311.

③ Aharon Megged, *Hanna Senesh*. 希伯来文首版问世于1958年, Trans. Michael Taub, in *Israeli Holocaust Drama*.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坦,先就学于农业学校,而后到基布兹劳动,不久便被遴选为青年先锋队成员,受到英军的特殊培训。40年代,巴勒斯坦犹太人有可能在英国军队里从事营救犹太人的特殊服务工作。塞耐士请命到欧洲为英国军队搜集情报,以营救欧洲犹太人。不幸的是,她和另外几个伞兵在匈牙利刚刚着陆便被俘虏,她面对严刑逼供宁死不屈,被判处死刑,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从执着于信仰到为信仰献身,这一带有仪式性牺牲(ritual sacrifice)色彩的叙事模式亦可在"以撒献祭"传统中找到原型。根据希伯来大学布鲁姆教授借助于符号学家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理论进行的划分,"以撒献祭"模式中有四种基本角色:下令用以撒献祭的命令者(上帝)、绑缚者(亚伯拉罕)、受缚者(以撒)和终极牺牲者(代祭羔羊)。尽管戏剧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断更新,戏剧人物不断改变,但基本角色一如既往。这一仪式性牺牲的叙事模式几乎贯穿于整个希伯来文学的发展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当希伯来文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后,上帝施加考验的角色渐趋弱化,其作用逐渐被历史责任感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感所代替。①

根据"以撒献祭"模式考察塞耐士为犹太复国主义使命献身的过程,不难看出,塞耐士在这一仪式性牺牲模式中承担着受缚者—牺牲者(以撒与献祭羔羊)的双重身份。但与"以撒献祭"原型中的角色相区别,塞耐士的献身是一种自我选择,她说服埃利亚胡等基布兹领导(20世纪4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化身,"以撒献祭"模式中最高命令者的化身),得以与其他男性伞兵一起去营救欧洲犹太人,最后慷慨赴死,进而使古代纯粹的受缚—牺牲模式覆盖上一层英雄主义光环,为当代以色列人所崇尚,甚至不

① Ruth Kartun-Blum, *Profane Scriptures: Reflections on the Dialogue with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Cincinnati : Hebrew Union College, 1999, 19-21.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断地予以拓展。同时,塞耐士在走向祭坛的过程中亦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愿望,为仪式一牺牲模式本身蒙上了一层悲悯色调。

但作为以色列本土作家,麦吉德借助于塞耐士热爱生命却选择死亡的举动来突出其英雄主义品性,及其自我牺牲的伟大,表现出一种以色列土地上集体期待着的新希伯来人的英雄主义。塞耐士遭受审判时,匈牙利已被德国占领,那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运送进集中营。塞耐士本人尽管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她所担当的犹太复国主义使命却淡化"甚至抹去了她的外国身份、口音和参照系,而富有反讽意味地将其转变成本土以色列人的勇气象征"①。在塞耐士看来,肉体死亡并非悲剧的结束,而是壮烈的牺牲。只要她能感动一些人,并使之奋起反抗,她就履行了使命。与之相反,她所要拯救的同胞即匈牙利犹太人,则通过她的律师建议她采取权宜之计,交出敌方索要的密码,以求不仅保全她自己的生命,还使另外几百犹太人免遭死亡的厄运。对生与死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大流散犹太人和以色列新希伯来人迥然有别的价值观念。前者以英勇反抗为宗旨,后者以争取生存为目的,前者为戏剧主人公及其代表的新一代以色列人所首肯,后者则遭到他们的蔑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娜·塞耐士》乃是用符合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社会特质的话语来解释大屠杀英雄主义中的反抗含义,它无疑强化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有益于一个新国家争取新的生存,但是忽略了受难者的苦难及其在强权面前争取生存的艰辛。

结 语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以撒献祭"这一带有仪式牺牲色彩

① Gulie Ne'eman Arad, "The Shoah as Israel's Political Trope", In *Divergent Jewish Cultures*, eds. Deborah Dash Moore & S. Ilan Troe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4.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的原型以多种世俗化方式出现在现代希伯来作家的作品之中。现代作家在进行艺术再现的过程中,把具有神圣色彩的传统宗教母题推向新的层面。在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中,许多作家和诗人采用"以撒献祭"母题,把重新阐释古老希伯来经典中的原型当作理解现实与自身的一种方式。人们解读"以撒献祭"这则神话时,上帝与人的关系逐渐失去了优势,代替它的是人(或者一个民族)与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关系,以及后来人与其自身、生存与命运的关系。就此意义观之,一些新希伯来文学作品乃是借助于世俗的语言与形象,对圣经中的古老宗教母题进行新的诠释。

作者钟志清,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英国学术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希伯来文学及其传统、中国与犹太文学比较等。近期代表作有专著《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论文《比阿里克的〈在屠城〉与〈希伯来圣经〉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等。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